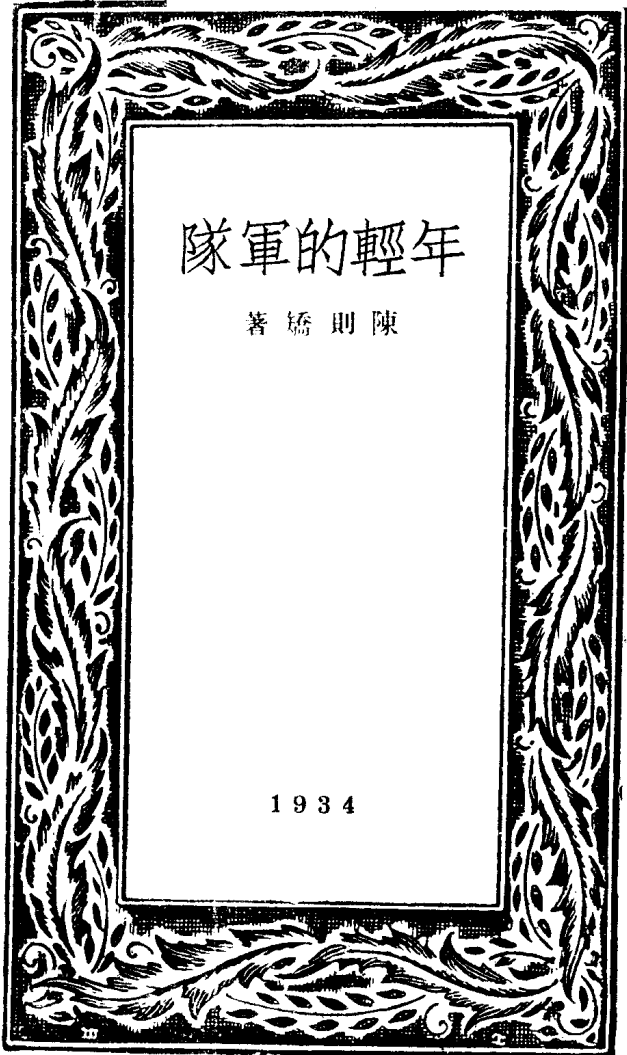


年輕的軍隊

陳朗喬著





年輕的軍隊

著 陳則橋

1934

革命的原性

人性之生生於人人生，這是指着人的原性而言。

革命性之生生於人情世道之激變，人情就是人類的感情；世道就是人類經營物質的理念。

人性與革命性合而為一，即行破壞與建設的革命行動，而成為革命的動機；與乎革命的因果。

然而革命動機品質可分為三條路，第一是革命的左路；第二是革命的中路；第三是革命的右路。左路是革命黨的左派走的路；中路是革命黨的中庸派走的路；右路是革命黨的右派走的路。

所以革命黨的左派黨人，行至善而把革命自由化平等化；那革命黨的中庸派黨人，行至腐化而把革命利導忽而左忽而右的懷疑現象；至於革命黨的右派黨人，行至惡而把一切舊的，矛盾的，傳統的，封建的基礎再樹立鞏固的勢力。這是革命動機的那三個品質。

反過來說，其所以爲革命性者可暫定爲五：

- (一) 人真的做人的平等的生活；
- (二) 人與人真的實行互相關係的自由勞動；
- (三) 人真的幹起大同的人生意義來，建設民生主義的社會；
- (四) 人真的實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來，建設民生主義的社會勞動機關；
- (五) 人真的把世界共同所需要的智識經起營來，建設科學的歷史觀，主持智識的存在。

推論之，革命性之於黨人，互爲應用，互爲因果如左：

證革命黨的左派，分布人生的意義的系統與組織時，是以第一與第二爲主，而把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互相應用推進；中庸派的革命黨人，分布人生的意義的系統與組織時，是把第一與第二互相猜忌猶豫，懷疑不能以之爲主，而把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挑撥離間，不能辨其有無，所以遇着什麼事時，都在沒有辦法之中；右派革命黨人，分布人生的意義的系統與組織時，即把第一與第二倒行逆施，向後開導，而把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顛倒叛逆，致使成爲反革命，不革命。

然而中庸派即變爲假革命。

於是乎，中庸派變爲腐化之行；而右派即變爲惡化的唯心史觀的腐蛀社會。創造人爲的衝動之善者，莫如革命；革命的真理獨一無二價值，其所以有右派中庸派之分者，蓋因曲解革命真理由耳。所以革命的真理就有真善美的分別。

所以革命的原性的善者，莫如革命黨的左派，其所以取（一）（二）爲主，而把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互爲應用，互爲因果，行至於善者也。

於廣州

一貫的革命理論策略和組織

（在衝鋒月刊發表）

革命要有精確的理論，要有具體的策略，有了革命的理論和策略，就要有嚴密的組織。理論是物質科學的一種象徵組織化，策略是行動機宜的一種計劃，組織是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形式狀態的一種具現化。這是革命的三大要素。除這些外，就是革命的行動。這就是革命全部的意義。

革命是時代的需求，這是盡人所不能否認的。因為這個時代的需要革命，是因為封建社會的惡習和勢力及壓迫階級的壓迫人太利害了。致使民衆有堅強的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志願和要求。希望能從革命的專政督促組織民生主義的自由社會。

質言之；革命既是時代的需要，社會上之發生革命，自然是因舊制度，舊習慣，非民主政治，無一可適合於現實的社會，社會上的一切都不適合於今日之時代的需求。所以必然而有革命的發生。

總之，革命之所以要起，舊思想，舊學術所根據的社會組織，如文化的畸形化，這都是矛盾的碰合的無目的，無因果的事實。於斯可見不適合則無能結社，故革命者遂取而代之了。

然而革命者既取舊而代之以新，新的必要隨其後。所以革命者必常受革命理論之指導，確確實實的根據事實，使勿走入歧途，發生曲解和背叛革命的危險！而成為變態的革命派！

孫總理遺留下來給我們的建國方略，建國大綱，三民主義，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；與我們繼承總理意志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都是我們的革命的理

論；革命的策略；革命的方法與革命建設的新社會的計劃。這就是指示我們必要終身做着孫文主義的眞信徒。就是說，我們要竭誠做個唯一的孫文主義的明白人。一個有主義的明白人，確實要實實在在信仰三民主義，發揚三民主義，光大革命理論的責任。

現在把信仰孫文主義，孫文主義的思想能創造新思想，新理論，而這種理論的實驗和行爲，足以發明新智識的路徑，他的歷程值得我們來探討。

且舉兩條經驗語來作以下推論導言。

(一)思想的信仰就是文化的根源，因為思想能夠引導人類的意志，及行爲。思想更能統一意志，統一行爲。

(二)智識爲文化最要的元素，然而智識却是思想的產物，思想流傳普及於社會時，再經過行動的實驗，於是智識才能成功。智識爲物質進步之原動力，物質進步

爲求得思想及求得智識的基礎。

吾人得到一種智識，乃格自物質的反映的組織象徵化；他可以用之於物質上面，亦可以作吾人日常生活的寶鏡；蓋其思想既被實現於實行的世界上，又被分佈，所以社會上則起政治運動，社會運動，而軼出藝術的靜的圈外去了。當吾人以一定的思想，去經營各種事物，集合各種事物而觀察之，而試驗，而審查，致使成爲一種事物的概念，這種概念的過程，直到人人發生信仰爲止。信仰之物，是什麼東西呢？就是一種意識狀態。人的信仰乃由這種意識狀態的被人視爲應有的概念，由這種應有的概念中，即發現所信仰者已達到真確，於是已不成爲信仰，而成爲智識了。

由是觀之，吾人儘管可以創造新思想，組織新信仰的概念，爲吾人所欲求達到目的的運動。

據此，現在試解釋我們的主義。以孫文主義的總合的思想，爲我們的信仰；以孫文主義的全部理論，爲我們的革命理論；從這種主義的思想運動，理論的組織行動，爲維持社會組織的秩序。於是吾人則作深切的到事實上去觀察及試驗，審查，及至整個主義的理論實現的時候，據上面的判斷論，則我們信仰三民主義，已成爲一種人生應用的智識了。

引而論之，理論之真偽，與信仰的效率互爲正比例。信仰之物，乃爲一種象徵化的思想；這種思想，常使吾人工作上得到一種開路先鋒的指導。至於吾人既從其指導，受其感覺於吾人不自覺之中，即成爲意識的活動；從這種意識而進行前途的追求，順其在一路跑，跑過的，進行過的事事物物，取之來作求證於真偽。事物真確的時候，那所經驗的道理，遠則用之於將來，近則用之於現代的改造；將來的人用以實現智識的途徑，都無不可。這種文字的意義，就是所追求的智識。所以，信

仰孫文主義的理論的結果，即統一化，即系統化，而成智識的產生。

照上面所說的看來，一種什麼主義之成立，先已有社會的背景形容其存在，後所以助以科學的解剖，具體的確定，然後才能免其失了根據。然而這種理論，只不過是物質的象徵化，手未能摸到，眼未得觸到，故尤須人的一翻努力，才能實現。於是理論又必須人的分工實行，從事分析。

所以理論成立之後，是非曲直再經一番辨別，然後進行其必須的行動，這是有理論才有行動的意思。然當論一種事物之理，同時必經實驗，實行之。由是若有一種問題的發生，必要研究他的來源，及至多數人承認這一個問題有解決的必要，必又要去研究怎樣解決的方法；這種方法如使是為羣衆謀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即成為一種策略。這就是由理論發生行動的策略的意義。

當由理論產生行動的策略時，這種策略則成革命的謀略，使其指導革命行動的

方向，使免陷入歧途，徬徨失措。這上面的議論，是證明人若單有思想，而沒有革命的理論，是無由發生革命的行動；若單有革命的行動，而沒有革命的策略，定無由得到革命的效果。這就夠以證明，單有了很精確的革命理論，也是無益於事。從前的革命者，教訓我們說，要想革命事業之底於成功，必要有先知先覺將革命理論指導我們，次將革命的方法及策略來指揮我們去怎樣做，向前進；再次又要有一致團結起來；這樣的使革命基礎加上鞏固，而更加謀發展。於是我們得到一個結合的程序，即欲得革命團結力，應如何去追求呢？就是我們應討論的革命的組織了。

誠然，革命單有革命的理論，不能完成革命事業；就是說，有很好的革命理論不過僅在文字上建設一部意識狀態罷了，要建設新社會還須活動。有了革命理論固然要有進一步着想，就是要把革命的理論當中定出策略來。革命的策略，指示我們應該怎樣進攻。革命思想指導者，劃出一條光明的大路，給我們去走；革命的行

動指導者又指示我們衝鋒，前進，預防免致走出歧路。

再，革命尤其重要的就是革命的集合，即革命的大組織。革命組織，是一切思想的信仰者和方針的勞動者等，拉攏來打成一片的一種有系統的力量。這種力量是集合許多因動的份子，互為行動，互相吸引而成。換句話說，組織即合攏許多有秩序的職能，有程序的原動力，集中於一個系統上面，使管理一切工作。牽動全體的活動，即像拔一髮而動全身。這樣的組織，其中必可使理論益精，策略益堅，而組織因此更得嚴密。如是革命的前進，才能抵於成功。走上空想與保守現實的矛盾，是多麼可憐的事。

伸而言之，誰都知道，單講革命，不想革命工作與實際，概皆屬於玄妙。真正的革命者，必先有革命的眞了解，能運用革命理論指導行動；次則要有堅忍的策略來指揮；再次即要有革命的組織。使指揮者與指導者聯合在一塊，一切統一，使發

生欲建設民生主義的新社會的強大革命的力量。這是無可疑義的：我們有了這種力量，就可大無畏地破壞一切惡勢力，和帝國主義。建設我們的新社會，謀實現真人生。

所以，破壞不難，組織唯一的難；建設非不易，獨組織難耳。但是要組織，並不是烏合可以從事，也不是因循苟且的就可以謀組織，更不是依據現在各部門的活動而組織起來，叫做革命。

那末，要革命的組織，又如何呢？

從物質中編成的智識來反用於物質上時，我們又可以提起上面說過的兩句話，就是：

智識爲文化最要之元素，

他又可爲物質進步之原動力。

至於信仰即爲文化之根源。大家更無可疑義的。舉信仰孫文主義爲大同社會的文化的根源。於是由黨所宗的主義，建立互相信仰，由整個的孫文主義裏面，想有所發明，以主義引導一切思想的集中，意見的統一，及行爲一致；這一旦使人類的正確信仰普及，信仰遂成爲一種引力的中心。於是民族之生存，新社會的生命，實利賴之。

這種信仰的引力的中心，就是社會所根據而活動的意識狀態。文字的組織一如社會物質的組織一樣；物質的創造在社會裏，使成爲人人平均時，即叫做社會的；文字的組織與活動時，僅得其象徵化的結果，使人人得向其所趨，這就叫做文化。

所以文化這件東西，隨物質的變化而轉向其方針。我們要是在這裏欲向新信仰的社會追求文化，只有得在理論上談文化的理論而已，至若真的文化的實現，仍要建築在物質上面。

現在我們把整個孫文主義爲信仰的一種引力的中心，使其周圍的吸引文化之各種元素，皆受此中心的印烙，使將來形成新文化。

這是可能的事體。要享受新文化，自然要先組織新環境。新環境好像一座宿舍一樣，新文化好比住宿在房屋中的人物一樣。所謂文化皆被信仰的名稱，例如：佛陀文化，回回文化，基督教文化等。這種文化，皆含有神秘的思想，非科學的，沒有根據的信仰的結果。但是這種文化被信仰的名稱，皆爲正確的稱謂。這是歷史的陳跡，與我們現在沒有權威。然而據司此種文化的人的活動歷史，他們也常起奪取政權，建設適合宣傳他們的教義的環境。如羅馬教王是。

從此證實，我們要發現新文化，就要確信孫文主義，隨着主義去革命，跟着革命去建設新社會，爲新文化創造環境。以革命的政治去司理社會物質的生產，而創造三民主義的文化。要這樣，必須把信仰引力的中心建築在主義之上，使其促進科